

# 俄羅斯的經濟問題

尹慶耀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蘇聯的解體，原因衆多。但經濟與民族兩大問題不得解決，應該算是重大原因中之重大者。

蘇聯地區的各個共和國，迄今大多仍受著這兩大問題的困擾，俄羅斯也不例外。

本文先談談俄羅斯的經濟問題。

## 一

俄羅斯是前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中最大的一個。前蘇聯總面積二、二四〇·三平方公里，其中俄羅斯共和國面積就占了一、七〇七·五四平方公里；前蘇聯總人口二八、六七〇萬人，其中俄羅斯人口就有一四、七三八·六萬人。依據粗略的估計，俄羅斯共和國的石油資源占全蘇聯的九〇%，天然氣占七〇%。

誠如大陸人士夏安平在他的文章中所說，俄羅斯有遼闊的疆域、豐富的自然資源、雄厚的經濟實力和龐大的軍事力量，在蘇聯解體後，它仍然不失為當今世界上的一個大國，而且是一個擁有超級核力量的大國。它繼承了原蘇聯包括聯合國安理會席位在內的各方面權利和義務，以似曾相識的面目出現在國際舞台上。可是，它却是「內外危機四伏，困難重重，前景莫測」。而夏安平那篇文章的標題，就是「『捧著金飯碗要飯』的大國」。

俄羅斯的「金飯碗」是什麼呢？夏文中所列舉的自然條件如下：

俄羅斯擁有世界上面積最大的農用土地二·三億公頃，森林覆蓋面積占其領土的五分之二以上，水利資源豐沛，地下礦產達五〇億噸，盛產煤、石油、天然氣、鐵、銅、木材等。其中煤炭儲量占原蘇聯總量的七〇%以上。此外，俄羅斯國民經

濟實力雄厚，在原蘇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工農業總產值占原蘇聯的七〇%。重工業在俄羅斯國民經濟中起決定性作用，尤其是燃料動力工業居重要地位。其中，發電量占七七·三%，石油產量占九〇·九%，天然氣產量占七七·三%，煤炭產量占五五·四%。其他如鋼鐵、汽車、水泥、化學纖維、化肥、木材、紙張、紡織品、家電、機器製造業等方面均在原蘇聯各共和國中居首位。俄羅斯的農業產值近原蘇聯農業總產值的一半，年產糧食約一億噸以上，從經濟基礎布局來看，原蘇聯的許多重要工業、科技區域均分布在俄羅斯領土上。如莫斯科周圍的紡織工業、機械工業；以聖彼得堡為中心的精密儀器製造業、電工器材、化學、有色金屬和造船等部門；北部地區的森林工業、烏拉爾地區的採煤及冶金業；新庫茲涅茨克地區的黑色冶金工業、鋅和鋁冶煉業及化學工業等均具有相當規模。與此相配合，原蘇聯八〇%以上的科學技術人才也分布在俄羅斯領土上。<sup>①</sup>

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之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即告成立。此後，以它為本體擴大為蘇聯。因此，在蘇聯的經濟、科技等等開發上，也難免以俄羅斯為本體。它真可說是得天獨厚、得「人」獨優。然而，今天它却是「捧著金飯碗要飯」，說來難免令人唏噓！

## 二

俄羅斯的經濟情況弄成這個地步，乃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造成的。對於這個體制本身，這裏不準備多作討論，我們將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改革及其效果上。

首先應該指出，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二日當選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總統的葉爾欽（Boris N. Yeltsin），在蘇聯時期就是有名的急進改革派。

原蘇聯末期，很多人都相信只有市場經濟才能挽救蘇聯，大家所爭的似乎是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步驟與速度問題。一九九〇年九月十日開幕的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中，提出了三個版本的經改計畫案：一個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Nikolai I. Ryzhkov）的政府案；一個是夏塔林（S. S. Shatalin）的五百天經濟改革計畫案；另一個是阿岡貝疆（A. G. Aganbegian）案。九月廿四日，蘇聯通過決議：取消計畫經濟，實施市場經濟，授權戈巴契夫予以執行，並要求他在十月十五日前提出折中的改革計畫。當時，葉爾欽（已於同年五月廿九日當選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即國家主席）就聲稱，俄羅

註① 夏安平，「『捧著金飯碗要飯』的大國－俄羅斯聯邦概貌」，世界知識（中共），一九九二年第五期，二二頁。原文絕少改動。

斯共和國要單獨實施五百天改革計畫（原定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一日起實施）。

此外，土地私有問題，在蘇聯迄未解決。「八月政變」後，蘇聯尚未解體時，俄羅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憲法委員會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七日提出的新憲法第二次草案中，就明確的承認土地私有制。

這個憲法草案共分六個部分、三〇章、一六四條。憲草上的國名只有「俄羅斯聯邦」字樣，「社會主義」、「蘇維埃」等等都被刪掉。憲草顯示的特點是：(一)民主的法治國；(二)基於多黨制和直接選舉的民主主義；(三)經濟活動自由化；(四)保障人權與市民的完全自由。值得特別強調的是第三點，把保障經濟活動自由、多種形態所有制、社會的市場經濟原則，作為俄羅斯的經濟政策。

夏安平在文章中指出，自葉爾欽掌權後，隨即在俄羅斯聯邦推行以完全脫離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激進的」方針政策。又說，葉爾欽宣稱，要逐步以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取代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那是一種什麼制度呢？依夏安平說：在政權方面，俄羅斯打算建立一個介於美國和法國之間的政治制度，總統擁有很大權力，同時增強議會職能，實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sup>②</sup>

認真說，三權分立比較中共的四個堅持，更有利於經濟改革。夏安平又指稱：

俄羅斯政府在對外政策上把爭取西方的援助、發展同西方的合作作為首要目標。葉爾欽上台後多次出訪西方國家，以期求得西方國家的經濟援助及在向市場經濟過渡和實行私有化方面同西方國家進行互利合作。<sup>③</sup>

其實，要經改成功，外援與經技合作，也是不可少的。中共亦復如是，不過，它現在還在強調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

### 三

早在一九九一年十月廿八日至十一月二日的俄羅斯聯邦第五次人民代表大會第二階段會議時，總統葉爾欽就在會中提出他的經濟改革方案。那個方案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穩定經濟；其二是非國有化。他建議採取強硬的貨幣、財政和信貸政策，進行稅制改革，鞏固盧布的地位，並在年內一次性開放物價。同時，要建立擁有强大私營成分的混合經濟，先在小企業、後在大企業推行非國有化計畫，土地改革也要同步進行。他承認一次性轉向市場價格是「艱難的、被迫的」，但又強調

註② 同註①。

那是「必要的」。他承諾明（一九九二）年秋「經濟將會穩定，生活將會好轉」。他要求人大擴大總統的權力，讓他能够「獨立地改變最高執行機關的結構，獨立地解決領導班子的人選問題」。他還提出願意親自領導政府來推行經濟改革。<sup>④</sup>

事實上，俄羅斯急進的經濟改革，應該是從一九九二年一月二日開始。這項經改的重要項目，包括：（一）消費財的九〇%、生產財的八〇%，價格自由化；（二）藉削減價格補貼和軍事費用、徵課累進所得稅和附加價值稅，謀求財政平衡；（三）大幅度抑制投資、融資，依靠金融政策緊縮財政；公定利率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為七%、一九九二年一月為二〇%、四月為五〇%、八月為八四%。（四）緩和貿易限制。此外，更進行中小企業民營化、私有化，將二、五〇〇個赤字集體農莊解散，培植自耕農，削減國家對國營企業的訂貨。<sup>⑤</sup>

夏安平指此為「震撼療法」，並且指出，俄羅斯政府規定，於一九九二年一月二日全面開放價格的同時，要把商業、飲食業、服務行業、農業、農業食品和紡織業實行私有化，決定在一九九二年將四分之一的國有財產實行私有化。<sup>⑥</sup>這是上述民營化、私有化的具體內容。

稱俄羅斯急進經改為「震撼療法」者並非止夏安平一人，這個名詞在國際間也常常出現。日本大學教授佐藤經明在世界週報發表的文章，標題就是「俄羅斯版『震撼療法』無可期待」。不過，他那篇文章是以「獨立國協」（CIS）為對象，不是單獨論述俄羅斯。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教授袴田茂樹認為，葉爾欽政權面臨著三大課題：危機管理、市場化和民主化。這三大課題無法同時完成，它的優先順位就應該是：（一）危機管理；（二）市場化；（三）民主化。追求三者同時解決是錯誤的。

危機管理就是確立秩序、追求安定，應該把核武器和核電廠包括在內。權力真空和權力鬥爭都是有害的，奠定安定的政治社會，才是優先課題中之優先課題。

市場化是追求經濟效率化，安定並改善人民生活。但經濟的提高需要時日，經濟未改善前，危機狀況可毀滅一切。所以危機管理應優先於市場化。

民主化應包含尊重人權、言論自由化、確立議會民主和自由社會。把它放在第三位，正是由於對它的重視。因為在舊蘇聯和俄羅斯的條件下，在民主化以前，極可能招致混亂、無政府狀態，所以不把它放在最先。<sup>⑦</sup>

註④ 參見唐哲修，「俄羅斯的經濟改革與聯盟的命運」，瞭望周刊（中共），一九九一年第四十六期，三八頁。

註⑤ 「注視廿一世紀支援俄羅斯經濟」（對談，森本忠夫發言），經濟學人（日本），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五日號，二八頁。

註⑥ 同註①，二三頁。

註⑦ 袴田茂樹，「俄羅斯同時追求改革課題是錯誤的」，世界週報（日本），一九九二年九月八日號，六頁。

垮田氏認為由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是由「人爲」到「自然」，但它却是一條遙遠而坎坷的險路，原因是倫理、所有、行政權力……不易解決。

缺乏市場經濟倫理，是坎坷原因之一。垮田氏指出，現代化自由市場經濟，有其獨特的一套倫理。與過去商人那種用「一棒子打死人」的欺騙手段、博取一次最大利益的作法完全不同。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契約、信用具有重大意義，抑制貪慾和利己主義，是重要的商業倫理。

在過去的蘇聯體制中，國民受著國家的徹底剝削。可是反過來說，國民在日常生活的一切場合中，也從國家手裏掠奪和盜竊。在這種社會中形成一種獨特的心理：大家認爲從國家或社會中，獲取自己最大限度的利益，乃是理所當然的事。現今俄羅斯正推行市場化，個人企業、有限公司、商品交易所等等資本主義的結構、機制紛紛出現。過去的共黨官僚，對於國有財產私有化，也非常熱中。然而，很多場合是掠奪式的私有化，仍然未脫以往商場經濟（bazar）倫理，而不存在能發揮市場經濟機能的現代倫理。

又，社會上視商業和私營企業爲「壞事」的心理極強，面對著企業活動身受行政的、社會心理的壓抑，企業家們也就只好鑽法律漏洞，從事不法行爲，作爲自衛的手段。

共黨體制崩潰，成爲權力真空的俄羅斯，社會方面利己主義遇到利己主義，成爲無法無天狀態。垮田氏認爲，在俄羅斯奠定現代化市民社會和市場經濟所必要的基本倫理道德，最少也還要兩三代人的時間。

## 四

關於市場化過程問題，垮田氏指出，其實際困難出人意料之外。他曾訪問過獨立後的立陶宛、愛沙尼亞和烏克蘭、俄羅斯，依他看，在轉軌到市場經濟過程中，到處都是困難重重，而波羅的海國家尤甚。過去，波海國家在蘇聯國內，維持著最高的生活水準。從莫斯科到里加（Riga，拉脫維亞首都）或塔林（Tallinn，愛沙尼亞首都），你會爲那裏商店中商品的豐裕感到震驚。而且，波海國家具有市場經濟的傳統，一旦獨立，不出數年，當可趕上芬蘭的水平。可是，這種想法錯了。近年來那裏的經濟迅速惡化，一九九一年九月獨立以後，能源、燃料不足，原料、資源缺乏，外匯拮据，暖氣受限制，交通工具動彈不得。

特別困難的是作爲市場經濟支柱的國有企業民營化，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礙。波海國家的民營化措施尤先於俄羅斯，早就推行企業、集體農莊、國營農場的民營化、私有化。關於如何實施私有化，在議會中引起爭論。抱有社會主義觀念的人，

重視公平和平等主義，主張企業或農場應由從業員共同所有或平等分割。急進的市場派則否定平等主義的經濟觀點，主張自始至終都以個人所有為主體。在拉脫維亞、愛沙尼亞，都是後一主張獲得通過。更進一步，議會通過返還過去的個人所有。凡以不當手段沒收的資產，要歸還過去的所有者或其子孫，也就是所有權要物還原主。當初的想法是，資產歸還富有企業心的個人所有，會刺激生產意願，一舉提高生產率。然而，這種過激的私有化，與預料相反，造成了經濟上的損失。

何以致此呢？理由是農地等等原來的業主，現今都住在都市或國外，早已失掉有效利用土地或不動產的條件，於是，物還原主的土地反而遭到荒廢。其他類推。

附帶說明，莫斯科市長波波夫（G. Popov）主張，私有化的形態為：國家所有二〇%、私人所有二〇%、公司或合作社所有等集體所有五〇%比較適切（獨立報，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三日）。但俄羅斯也好，烏克蘭也好，土地私有化仍然碰壁。

第六次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七日否決了承認土地私有化的憲法修正案，這表示保守派仍然占多數，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土地私有化，就會成為投機的對象。

以上所談是袴田所謂所有制方面的窒礙。以下再談行政權力方面的問題。

袴田氏指出，俄羅斯是要民主呢？還是要獨裁呢？目前正陷入夾縫之中。

如前所述，依靠由上而下的權力和命令，一夜之間實現市場經濟，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從俄羅斯的傳統來看，要突破現今的混亂，依靠由下而上的民主，經過議會的討論來有秩序的改革，幾乎也是不可能的。為了實施市場化的基本條件，例如把國營企業民營化，把軍需產業轉為民生產業，保護私有財產、私營企業，以及保障契約的履行等等，則強大的行政權力是不可或缺的。

袴田氏說，從蘇聯的「重建」（perestroika）時代和從去（一九九一）年到今年俄羅斯的經驗看，缺乏了強有力的行政權力，「議會民主主義」就只會加深混亂與無秩序。長年以來，一直批評行政體系的改革派的波波夫，接任市長以後，就斷言俄羅斯不習慣西歐型的民主主義，轉而擁護智利、韓國型即在獨裁政權下的經濟改革。波波夫強調，日本戰後的改革，與其說是由於財閥解體，不如說是有占領軍的絕對權力，才使得改革成為可能。年輕的改革派旗手史坦克維奇（Sergei Stankevich）在出任莫斯科副市長後，就主張對議會應強化行政權力。當他成為俄羅斯聯邦國家顧問的現在，更批判戈巴契夫以來的政治改革，是無視了俄羅斯歷史的、風土的、現實的「紙上的西歐化」。另一位國家顧問夏福來則強調遂行改革時權威主義體制之必要性。

這些主張強化行政權力的改革派，都支持葉爾欽總統加強獨裁權力。相對地，始終主張以非獨裁的手段實施改革的民主

派，反對葉爾欽徹底的經濟改革的保守派，不支持加强行政權力或總統個人權力而支持議會的權力。這就形成改革派支持葉爾欽強化權力的獨裁體制，而保守派則支持議會民主主義。那真是一種奇妙的對立。<sup>(8)</sup>

## 五

俄羅斯經濟的實際情況如何呢？

曾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訪問過莫斯科的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加藤寬，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廿一日號的世界週報上發表了些「直言」。他認為俄國沒有像預想那樣，價格自由化一實施，會因為糧食不足、燃料缺乏、沒有暖氣、人民凍餓而死或發生政治暴動，而是很和平的過了冬。他又引用日本時事通訊社的翻譯資料指出，俄羅斯政府於一九九一年收購國產穀物四、二〇〇萬至四、三〇〇萬噸，比蘇聯十五個共和國人民一年間消費量還多出八〇〇至九〇〇萬噸（原文如此）。根據這些，他就認為葉爾欽自由化政策的第一階段似已成功。<sup>(9)</sup>

不過，像加藤這樣持樂觀態度的人真是鳳毛麟角。一般人都對俄羅斯的經濟表示悲觀。

依夏安平的說法，俄羅斯的經濟情況是糟得很。他說，據統計，一九九一年頭九個月，國民收入下降了九%，社會勞動生產率下降了八%，工業產值下降了三·三%。農業則大幅度減產，主要農作物產量均低於前五年的平均水平。通貨膨脹加劇，商品和服務價格總指數比一九九〇年同期上漲了七七·一%。同時，商品供應奇缺，消費品產量銳減；對外貿易也急劇惡化，進口下降四七%，出口減少二六%。人民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一九九一年一至九月份居民的實際收入下降了二〇%，而八月事件後，下降速度更快，幾近崩潰狀態。據俄羅斯一九九二年初官方提供的數字，一九九一年俄羅斯國民總產值下降了一一%，而一九九二年將下降一九%。俄羅斯目前糧食儲備短缺約三、〇〇〇萬噸。<sup>(10)</sup>

日本時事總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員中澤孝之引述的俄羅斯國家統計委員會關於CIS經濟統計資料是：一九九二年上半年，CIS全體的工業生產較上年同期減少一三·七%，消費財生產減少一五%。工業產品的價格則漲到十五倍以上。不光是俄羅斯，特別是中亞各國的經濟都跌到谷底。波海三國和格魯吉亞也都陷入同樣危機。中澤指出，俄羅斯除了「死亡商人」（軍火商），大概不贖什麼了。<sup>(11)</sup>

以上參閱鈴木茂樹，「由『人為』到『自然』——險惡而遙遠的路程」，經濟學人（日本），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一日號，七二·七七頁。詳請閱原文。  
註(8) 世界週報，一九九二年四月廿一日號，三頁。

註(9) 同註(1)，二三頁。

註(10) 中澤孝之，「沒有道標的葉爾欽改革」，世界週報，一九九二年九月八日號，八頁。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日，俄羅斯爲了要向自由市場經濟過渡，就開始實行以開放價格和私有化爲中心內容的經濟改革。就是在開放價格的同時，把商業、飲食業、服務行業、農業、農業食品和紡織業實行私有化，決定在一九九二年將四分之一的國有財產實行私有。<sup>⑫</sup>

物資奇缺、價格長期管制的俄羅斯，一旦開放物價，它（物價）就像脫韁之馬。中共半月談雜誌一九九二年第三期，刊有特約記者俱孟軍的「莫斯科放開物價之後」一文，敘述莫斯科人排隊購買條紋長麵包的情景。一位顧客說：「這種麵包原來只賣二五戈比<sup>⑬</sup>一個，後來漲到六〇戈比，現在……（當時標價二·六三盧布）」。一位每月領退休金二二〇盧布的老婦人，認爲不工作，只吃麵包，也就够用了。這還是開放物價後初期的情形。

中共瞭望周刊一九九二年第廿八期，刊有特約記者孫占林的「俄羅斯經濟形勢嚴峻」一文，那應該是急進經改半年後的情況。他在文中透露的資料是：

市場商品增多了，但物價上漲速度嚇人。俄羅斯國家統計委員會公布的統計資料是：一九九二年六月與上年十二月相比，日用消費品價格增長九倍，工業產品批發價格增長十四倍，農貿市場價格增長五倍，居民不可或缺的食品漲價更猛，奶製品價格六月份比五月份上漲二〇·六%，麵包四二%，植物油和砂糖一〇%，每公斤牛肉從七盧布漲到六〇·八〇盧布。一九九二年六月，嬰兒入托費比上年十二月增長十一至十三倍，旅遊費增加十二倍，個別地區增長近二〇倍，交通、通信費增加四至五倍，……官方宣布的月通貨膨脹率一五·二〇%。

工資及其他收入的增加趕不上物價的上漲。上半年，職工月平均工資二·八八〇盧布，比上年同期增長七倍，如將漲價因素計算在內，實際工資下降了三二%。六月份，維持最低消費水平人均需要二·一五〇盧布，但半數居民收入在此水準之下，其中七〇〇萬人的月入不足九〇〇盧布。現俄羅斯多數家庭已將大部甚至全部收入用於一日三餐，無力購置貴重物品。社會購買力下降，至於上半年國內商品貿易額比上年同期減少四二%。

物價、工資輪番上漲，貨幣需求量膨脹。今年上半年，居民用於購物和支付服務費的款項九、四四七億盧布，比上年同期增加四倍多。上半年居民手頭持有現金二、七九五億盧布，更影響貨幣流通，加劇現金不足。俄羅斯中央銀行公布數字，至七月一日，國家拖欠職工工資、退休金和各種補貼二、二一六億盧布，企業間相互拖欠債款成爲當前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爲緩解現金短缺危機，國家造幣機晝夜不停地超負荷運轉，大面額紙幣隨之出現。上半年發行了面額二〇〇、五〇〇、一〇〇〇盧布的紙幣，七月中旬，五〇〇〇盧布大鈔進入流通領域。上半年共發行貨幣二、七四八億盧布，比上年全年還多三

註<sup>⑫</sup> 同註<sup>①</sup>，一二三頁。  
註<sup>⑬</sup> 戈比（Kopeika）爲俄羅斯貨幣單位，一〇〇戈比等於一盧布。

一倍，仍不能滿足需求（超級通貨膨脹率似已逾二〇〇〇%）。

官方數字表明，今（一九九二）年上半年俄羅斯工業總產值為四·九萬億盧布，是上年同期的九·五倍多。但按可比價格計算，僅為上年同期的八六·五%。生產性國民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一八%。冶金、化工和機器製造業等基礎工業部門的生產均呈下降趨勢。燃料工業生產形勢尤其「令人擔憂」，上半年石油產量比上年同期減少三、二〇〇萬噸，即減產一三%（另據其他資料，原蘇聯地區不久將由石油輸出國轉為輸入國）。輕紡工業生產下降一三·二四%，食品工業減產二五%。六月份，全國有一半城市無肉出售。

企業間的經濟聯繫遭到破壞是生產持續滑坡的重要原因。據報導，上半年只有五七%的企業履行了供貨合同。今年以來，虧損企業進一步增加，到六月初，虧損企業已占國營企業總數的一四·六%。能源出口占俄羅斯出口總額的近二分之一。由於石油減產，上半年出口總額僅為一五四億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三五%。上半年進口額為一四九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二四%。<sup>⑯</sup>

## 六

中共不一定希望俄羅斯經濟崩潰，可又不見得希望俄式改革成功。大陸一些文章，常有俄羅斯全面西歐化而又得不到西方援助的半譏諷性的詞句出現。

俄羅斯與西方的經濟關係，包括外貿、外債、外援等方面。關於外貿，俄羅斯里塔通訊社（RITA）<sup>⑯</sup>的報導，與前述資料稍有差異。該報稱一九九二年上半年對外貿易額比上年同期減少二七%，且逆差七億美元。在對外貿易總額三七五億美元中，對東歐前共黨國家為七二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四六%；與已開發國家的貿易總額為二二五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二一%；與開發中國家為五〇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一五%。

俄羅斯上半年穀物進口量一、四七〇公噸，比上年同期增四七%，進口藥品增四六%，為七四、八〇〇萬美元。這些應該是從已開發國家進口的。而目前俄羅斯主要的貿易夥伴為歐市國家，其與德國今年上半年的貿易總額為六八億美元，與義大利為二七億美元，法國及英國為一七億美元及一三億美元。<sup>⑯</sup>

註<sup>⑯</sup> 孫古林，「俄羅斯經濟形勢嚴峻」，瞭望，一九九二年第廿八期，四三一～四四頁。

註<sup>⑯</sup> 蘇聯解體後，其官方通訊社「塔斯社」（TASS）經葉爾欽改組為俄羅斯通訊社（Russian Information Telegraph Agency, RITA）。

外債是前蘇聯欠下來的，根據一九九一年底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前蘇聯的外債總額高達一、二〇〇億美元，其中欠西方八〇〇多億美元，欠東歐各國四〇〇多億美元，每年需要支付的外債利息約六〇億美元。去年十一月，作為主要債權國的西方七國同前蘇聯的幾個「主權共和國」（波羅的海三國除外）就償債問題舉行會談。最後，除烏克蘭、烏茲別克、格魯吉亞和亞塞拜疆之外的八個國家簽署聯合公報，同意「集體償還」前蘇聯的外債。所謂「集體償還」，即除了償還自己應該償還的份額外，還要為償還全部債務承擔責任。烏克蘭堅持「單獨償還」原則，並聲明應分到一六·三七%的前蘇聯留下的資產。於是，俄、烏發生爭執。

同年十二月，前蘇聯「主權國家」政府首腦會議，確定外債分擔數額為：俄羅斯負擔外債總額的六一·三四%，烏克蘭一六·三七%，白俄羅斯四·一三%，哈薩克三·八六%。分攤外債的依據是各國的進口、出口、所創國民收入和人口在各項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同時，各國也將按此原則分享其他國家欠原蘇聯的債務和資產。然而如何將上述四項指標折算成一個綜合系數，則難達共識。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三日，「獨協」（CIS）政府首腦會議簽署了關於外債的議定書，決定在莫斯科成立前蘇聯外債償還和資產使用跨國監督委員會，以取代去年年底成立的「跨國委員會」。該委員會將負責監督履行原蘇聯債務和資產分配，清點和估價原蘇聯的債務和資產，作出及時調節前蘇聯債務義務和分配前蘇聯財產的決議，在不損害已簽署的貸款的情況下改組前蘇聯對外銀行。

在這次會議中，烏克蘭迫於西方國家「償債與新貸款掛鉤」條件的壓力，終於同意並接受去年十一月大多數共和國達成的集體償還外債的協議。<sup>⑯</sup>

「償債與新貸款掛鉤」，是說不償還舊債就得不到新貸款，因為貸款是要考慮對方的償債能力的。在中共有關西方貸款給「國協」或俄羅斯的報導中，常常明言或暗示那是口惠而實不至、甚至是附有條件、別有用心等不甚友好的意味。客觀說來，看到前述俄羅斯的經濟情況，西方貸款者表示猶豫，實也不足為怪。據報導，一九九二年九月廿七日，俄羅斯經濟部長聶查耶夫（Andrei Nechayev）宣稱，俄羅斯只能償還所有外債的七分之一。此外，如果外國銀行不願延長俄羅斯償還外債的期限，俄羅斯可能爆發危機。他表示，西方債權國今年只能從俄羅斯收回二五億至三〇億美元。他要求西方國家「諒解」，並重新訂定俄羅斯償還龐大外債的時間表。<sup>⑰</sup>既然如此，新貸款的難於取得應在意料中。

不過，西方國家對俄羅斯也並非袖手不顧。除了所謂「人道」外，也沒有人真的願意舊蘇聯地區的經濟完全崩潰，成爲

註<sup>⑯</sup> 參見尹樹廣，「剪不斷，理還亂——前蘇聯資產和外債分割難題」，人民日報（中共），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八日，第六版。

世界經濟的拖累。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已承諾給予俄羅斯十億美元經援。今年八月，美國衆議院通過了援俄十二億美元法案。稍早，即七月八日，七大工業國（G7）高峰會議發表公報，同意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十億美元貸款。若俄履行各項要求，能控制通膨，限制錢幣供應，總額二四〇億美元的下一筆援款可在十月間撥款。高峰會同意執行一項階段計畫，<sup>⑯</sup>支持葉爾欽的經改運動。<sup>⑰</sup>

目前，葉爾欽正在催促這筆二四〇億美元的貸款，問題是俄國有沒有具備G7高峰會公報中要求的條件。而且，自助而後人助才是成功之路，單靠外援是不行的。

## 七

俄羅斯的經改，主要目標是市場化。在這方面，它已有了一些進展。截至一九九二年六月中旬，全國約三、〇〇〇家商業企業、二、五〇〇家飲食和生活服務企業私有化，二七、〇〇〇家同類企業實行了租賃。農村成立了三〇〇多家開放型股份公司，二、八〇〇家有限責任公司和合營公司，四一一家農業合作社和十二萬多家私營農場。<sup>⑱</sup>

市場化的方向是對的，不過，它的實現並非容易，轉型期的陣痛難免。據報導，俄羅斯繼續補貼虧蝕的國營企業（俄經濟中，九五%是國營部門），使得官方發表的失業人數一直維持在二五萬人以下。但通貨膨脹則上升到三位數字，而國營企業的負債，已達三萬億盧布。經濟部長聶查耶夫表示，俄政府計畫削減對國營企業的津貼，宣告破產的公司將會增加，而明年初失業人口將達七〇〇萬人，占勞動人口八%。這些都不是小問題。

現今俄羅斯有若干不同的政黨和政治組織，府會之間也並不和諧。一九九二年四月六日開始的俄羅斯聯邦第六次人民代表大會就爭爭吵吵，比較沒有爭議的是，今後國名可以使用「俄羅斯聯邦」和「俄羅斯」，具有同等意義。至於經濟改革和國家體制，則爭論激烈。反對派抨擊在短期內實現私有化是異想天開。又指摘政府收稅太狠，四十種稅連金融機構都不堪承受，破壞了生產的發展。在國家體制方面則圍繞著代議制或總統制爭吵，政府主張擴大總統權力，議會則堅主三權分立。結

<sup>⑯</sup> 第一階段業已展開，俄須在年底前將預算赤字減至國內生產毛額的5%；通膨壓低至10%以下。在此期間，各債權國將開始討論重新安排俄外債清償問題。

<sup>⑰</sup> 第二階段期間將締結一紙「後備協議」，使俄羅斯能再獲三〇億美元貸款。第三階段時，俄國預算將趨平衡，通膨可降至西方國家水準。屆時，俄可獲六〇億美元貸款，用以穩定盧布幣值。

聯合晚報（台北），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九日，第六版。

<sup>⑲</sup> 註21  
<sup>⑳</sup> 註20  
同註①，四四頁。

果，葉爾欽表示，以後總統任命總理須經議會同意，所有部長在任命之前將在議會的相應委員會中進行討論，如部長不稱職，議會可以解除其職務。<sup>22</sup>這是以妥協態度結束爭論，但對執行「震撼療法」的經改，可未必有利。

同年六月底，俄羅斯政府制定了深化經濟改革綱要草案，規定三至四年內完成私有化進程，實現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轉變。但俄議長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和副總統魯茨科伊（Alexander Rutskoi）等則持批評與否定態度，哈斯布拉托夫認為，價格自由形成導致了「野蠻漲價」。魯茨科伊稱，上半年經改未達預期目的。他批評政府是在「野蠻地發展市場經濟」，因而使國家預算赤字在半年內增加了兩倍，國民收入減少了一七%。他強調，此一後果至少需要六年才能消除。<sup>23</sup>

一九九二年十月一日起，俄羅斯銀行開始發放國營企業民營化的購股憑證，不分男女老幼甚至是囚犯，每人可獲得一張面值一萬盧布（四〇美元）的購股憑證，從明年一月開始生效。這種辦法有效嗎？很多人表示懷疑。

註22 參閱竺承軍，「以爭吵開始，以妥協結束——第六次俄羅斯人代會側記」，瞭望周刊，一九九二年第十八期，四四、四五頁。

註23 同註①，四四頁。